

紅玫瑰

第二卷——第一期

上海書局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023.6

24

紅玫瑰

期一第

卷二第

此如來原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第二卷第一期目錄

民國十四年陰
曆七月初四日

發行

秋夜歸來

嚴獨鶴

新花鼓曲

程觀欽

愛歟罪歟(問題小說)

求幸福齋主

不喜

鄧逸梅

國片枝譚

憶琴室主

荒貨店老板的夢

程瞻廬

無題

陳鶴麓

胡軍長化猪辯

風 厂

鄰家

趙若狂

喬太守索隱

捉 喬

答捉喬

若 狂

紅玫瑰



目

錄

伏聲上(霍桑探案).....	程小青
驅蠅之結果(滑稽畫).....	醉生
相同的病症.....	江紅蕉
吃不得的食物.....	秋 壺
詩社調笑錄.....	程瞻廬
月誓(詩的小說).....	陶鳳子
何時成功.....	徐國楨
吳趼人愛國遺聞.....	風 厂
畫漿記.....	陳靄麓
江湖奇俠傳(八張).....	不肖生
新廣陵潮(六張).....	李涵秋殘稿 程瞻廬續撰
編餘瑣話.....	趙茗狂

二



編餘瑣話

若。 狂。

這一期的稿子。很是不錯。不過我這編輯人太無經驗了。排得亂七八糟。未免覺得減色。這是我對讀者很抱歉的啊。

「海外通訊」「藝術界消息」等欄。將於三四期起載。

短長篇小說。准於四五期起載。第一種。大概是民哀之「龍駒走血記」。情節大有可觀。繼此爲海鳴之一種軍事小說。現已起草。名尙未定。餘如小青之「半塊碎磚」。澹齋之「三A黨」。亦將陸續刊出。

「花前小語」一欄。係爲讀者與編者溝通意見而設。每閱二三期刊一次。請讀者特別注意。併請隨時賜教。

下期有枕亞之俠情小說「洞房血」。恥痕之社會小說「職業之魔」。小青之偵探小說「吠聲」。下。瞻廬之滑稽小說「鹹肉」。皆絕雋妙。特先露布。

本號開

設以來專

辦瑞典瑞噉

等國各廠粗細

名紙如有光紙

報紙 硯紙 道林

紙 木造紙 銅版紙

鈔票紙 錢票紙 二號

紙 夫士紙 洋表古紙

洋毛 紙 牛皮紙 梅坯紙

各色緞紋紙 各色綢紋紙 各

色大小臘光紙 玻璃紙 大小拷

貝紙 彩花紙 時式捲花紙 白板紙

各色書面紙 包絲紙 包紗紙 洋燭紙

火柴紙 香烟紙等花式繁多不及細載

上海民國路

新開河七十

八號

林協記紙號

▲本號紙料

貨真價廉▼

▲各種花色

無不備齊▼

▲代客保裝▼

▲非常便利▼

▲另有樣張▼

▲函索即寄▼

▲承蒙賜顧▼

不勝

歡迎

電話南市
九一七號

國貨

來信掛號滿洋二元郵費加一
二元以下郵費加二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春季應用時式衣料花邊

- | | | | | | | | | | | | | | |
|----------|---------|--------|---------------|----------------|----------|----------|--------|----------|----------|----------|----------|----------|--------|
| 吊襪帶 | 絲扣 | 絲帶 | 寬緊帶 | 絲線 | 袖口邊 | 絲花直貢 | 中華緞 | 條子紗 | 實地紗 | 塔府綢 | 花方格緞 | 方格緞 | 中華葛 |
| 每付大洋二角五分 | 每尺大洋一分半 | 每尺大洋二分 | 每尺二角五分
一角半 | 每九一分二分
每兩三角 | 每尺大洋四角五分 | 每尺大洋四角五分 | 每尺大洋二角 | 每尺大洋二角二分 | 每尺大洋二角二分 | 每尺大洋二角五分 | 每尺大洋二角五分 | 每尺大洋二角五分 | 每尺大洋三角 |

中華工業廠通信貿易部啓

上海四川路



秋夜歸來

獨鶴

本篇情節曲折異常。由獨鶴這枝生花妙筆寫了來。更覺花團錦簇。十分好看。併聞獨鶴說。這篇小說。完全是寫實體。那伍笛涼是什麼人。我們倒要偵探一個明白啊。若狂。

伍笛涼獨自一人。在大世界跑冰場中。泡了一碗茶坐着。這時天氣已是秋涼了。跑冰場中到了夜間。人漸漸的稀少。笛涼坐了一回。正覺得十分孤寂。忽地眼光一亮。祇見一個絕漂亮的女郎。從身邊走。

過。笛。涼。定。睛。一。看。那。顆。心。在。腔。子。裏。便。禁。不。住。突。突。地。跳。起。來。正。想。立。起。身。來。招。呼。他。忽。又。止。住。道。且。慢。這。時。候。已。不。早。了。看。他。一。個。人。到。此。仿。佛。是。尋。覓。什。麼。伴。侶。似。的。這。事。情。倒。有。些。蹊。蹺。我。不。如。暗。中。跟。着。他。也。許。他。有。什。麼。幽。期。密。約。我。生。性。好。奇。何。妨。一。探。此。中。秘。密。呢。當。下。茶。也。不。吃。了。招。招。手。叫。侍。者。過。來。付。了。茶。資。立。起。身。來。望。見。那。女。郎。走。的。不。遠。便。暗。暗。地。跟。在。後。頭。可。是。那。女。郎。一。路。東。張。西。望。始。終。沒。遇。見。人。也。始。終。沒。有。坐。定。笛。涼。跟。在。背。後。由。跑。冰。場。而。共。和。廳。由。共。和。廳。而。書。場。大。鼓。場。到。處。都。走。過。了。末。了。到。了。商。場。中。那。女。郎。纔。揀。了。一。個。位。置。隨。意。坐。了。下。來。商。場。中。地。方。很。小。雖。然。一。連。擺。着。好。幾。張。茶。桌。却。都。是。一。望。可。見。的。笛。涼。不。願。意。被。女。郎。覺。察。自。己。是。在。這。裏。跟。着。他。便。在。商。場。旁。邊。一。個。詩。謎。攤。旁。邊。站。着。一。面。在。那。裏。胡。亂。押。着。詩。謎。一。面。却。留。心。着。那。女。郎。隔。了。一。回。笛。涼。偶。然。看。見。一。條。詩。謎。覺。得。五。韻。上。有。一。個。字。看。得。很。準。便。重。重。的。押。了。一。下。但。是。條。子。將。要。開。出。笛。涼。一。瞥。眼。看。那。女。郎。却。忽。然。不。見。了。當。下。便。也。顧。不。得。什。麼。詩。謎。就。急。急。地。離。開。了。詩。謎。攤。去。尋。覓。那。女。郎。一。面。走。一。面。祇。聽。得。那。詩。謎。攤。上。的。人。喊。道。先。生。着。了。着。了。且。拿。了。香。烟。去。笛。涼。頭。也。不。回。祇。顧。向。前。走。引。得。那。詩。謎。攤。上。的。人。哈。哈。大。笑。說。這。人。想。是。一。個。極。生。看。見。了。一。個。寡。老。就。是。這。般。失。神。落。智。的。笛。涼。明。

明聽得也不暇再去和他們辨論。四面一看，正不知那女郎走向何處去了。轉念一想：這時已在十二點之後，也許他要出去了。我與其向別處地方去踪跡，他還不如到門口去等着罷。當下便急急的走到大世界門外一看，却見那女郎一個人正在那裏要想雇車。可是這個當兒旁邊早走過兩個涎皮癩臉的男子來。一個先在那女郎肩上拍了一下道：「喂喂，到那裏去？」辰光不早了一同去吃點心。好麼？女郎嚇了一跳，紅漲着臉罵道：「你是什麼人？似這般動手動腳的！」那一個男子又叉着手嘻嘻地笑道：「不要神氣活現了！我們看你在大世界裏一個人兜了大半天的圈子，想是找什麼戶頭沒有找着？不如和我們去談談罷。」女郎此時被他們兩個人纏着，又羞又急，正是無可奈何。笛涼在後面看得明白，暗想：我這時却不能不挺身而出了。忙大聲的喊道：「麗貞，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裏？」那女郎猛聽得有人叫他名字，忙迴頭一看，見是笛涼，不覺又驚又喜，忙答應道：「伍先生，你今天也來逛大世界麼？」方纔怎麼沒有遇見你？笛涼道：「我有五六個朋友一同來的，你可是要回去了麼……」在他們說話的當兒，那兩個流氓式的男子一來看見那女郎已遇着了熟人，二來聽伍笛涼口中說有五六個同伴，便知道不能再任意囉唆了。且笛涼雖是個文人，却生成一副睜眉怒目的凶相，那兩個流氓看看他那雄

趕。趕。的。樣。子。覺。得。着。實。不。好。惹。趕。緊。腳。底。下。明。白。儉。儉。的。溜。了。開。去。麗。貞。便。向。笛。涼。連。連。道。謝。說。這。兩。個。東。西。實。在。可。惡。幸。虧。遇。見。伍。先。生。不。然。就。討。厭。了。笛。涼。道。上。海。地。方。壞。人。太。多。這。種。游。戲。場。中。更。是。他。們。活。動。的。地。點。像。你。這。樣。青。年。女。子。原。不。宜。獨。自。一。人。前。來。游。玩。今。兒。要。不。是。遇。見。我。祇。怕。真。不。免。要。受。窘。哩。麗。貞。道。游。戲。場。中。我。原。不。常。到。的。今。夜。是。因。爲。家。鄉。有。人。出。來。約。我。在。此。地。相。遇。我。所。以。特。地。前。來。誰。知。人。沒。有。遇。見。倒。遇。見。了。這。兩。個。惡。鬼。嚇。得。我。到。此。刻。這。顆。心。還。別。別。的。跳。個。不。住。哩。笛。涼。道。你。如。今。住。在。什。麼。地。方。麗。貞。道。在。大。東。門。笛。涼。道。如。此。倒。和。我。同。路。我。就。順。道。送。你。回。去。罷。麗。貞。道。我。如。今。正。嚇。得。虛。怯。怯。的。夜。又。深。了。一。個。人。回。家。本。有。些。胆。寒。伍。先。生。肯。送。我。是。再。好。沒。有。的。了。祇。是。你。方。纔。不。是。說。還。有。五。六。個。朋。友。麼。你。們。一。羣。男。子。同。行。夾。着。我。一。個。女。人。在。裏。面。太。不。好。看。笛。涼。笑。道。你。這。個。人。真。老。實。我。今。夜。也。是。一。個。人。來。的。那。有。什。麼。朋。友。五。六。個。朋。友。的。話。原。不。過。是。虛。張。聲。勢。嚇。嚇。那。兩。個。混。蛋。的。如。今。我。們。也。不。必。多。談。快。些。走。罷。當。下。便。雇。了。兩。乘。車。子。笛。涼。果。然。將。麗。貞。先。送。到。家。中。然。後。獨。自。回。去。

國民電影公司附設的演員養成所中一個老茶房王貴早上起來沒有什麼事情正泡了一壺茶在

那裏人嘴套着壺嘴。慢慢的呼着。忽然聞着一陣香風直冲鼻觀。把這五十幾歲的土老兒也薰得幾乎有些醉起來了。連忙迴頭一看。見身邊早站着一個女郎。王貴看着有些面善。却又認不清楚。忙道：「你這位姑娘是誰？」大清早起跑到此地來趕什麼？那女郎笑道：「王貴。你這個老頭兒真是老糊塗了。怎麼連我也不認識？我是此地的練習員陸麗貞呀。」王貴將手在大腿上一拍道：「上了年紀的人。真是不中用。怪道我見了你。像是很面善的。原來你這位姑娘還是此地的練習生哩。可是我們這練習所裏的學生男男女女。一共倒有二百多人。教我那裏去認得？請你也休要怪我。」麗貞笑道：「誰來怪你？閒話少說。我且問你本所的教務主任伍先生已來了麼？」王貴連連搖頭道：「早哩早哩。你們是下午上課的。」他這位教務主任也自然要下午方到。這個時候怎會來呢？麗貞道：「如此。我下午再來。請你先對他說一聲。說我特地來訪他就是了。」王貴嘻嘻地笑道：「你找他有什麼事呢？可以告訴我麼？」麗貞似乎有些動怒道：「有什麼事也用不着你問呀。說着轉身就想要走。忽然外邊又進來了一個人。麗貞還沒有在意。王貴却早喊道：「伍先生。今天爲甚來得這般早？這真是很湊巧的事情了。」這位麗貞姑娘正在找你哩。麗貞聽王貴這樣說。連忙抬頭一看。見來的果是伍笛。涼笛涼一見麗貞滿臉堆下笑容來說道：「你

昨夜受了驚。身體上不覺着有甚不快麼。今天怎樣早來找我。想是有什麼事。我們到裏面去談罷。當下便和麗貞兩人同到他的辦事室中去。坐下來。麗貞便道。我來並無別事。想請你今天晚上到我家裏去。一談。笛涼猛然聽了他這樣一句話。自己覺得心頭又突突的亂跳起來了。好不容易鎮定之後。纔回答道。你請我去有什麼話要說呢。麗貞道。我的哥哥從家鄉來了。老實對你說。昨天晚上我說在大世界等人等的。就是我的那哥哥。誰知他來信約定我之後。却又被他事羈絆。日間來不及動身。趁着夜車到上海。所以大世界也來不及去了。今天一大早。尋到我的寓處來。我和他談了些此間的狀況。又說到昨夜受驚。承你保護的情形。他很是感激。又說平日在雜誌上也常看見你的著作。久慕得很。所以教我來約你今晚去一談。不過我那裏祇租着人家一間樓面。地方太小。有些屈尊。不知你肯不肯。笛涼沒口子的答應道。你這話說得太客氣了。承你相招。我焉有不去之理呢。

這天晚上。笛涼便到麗貞的寓所中去。到了那裏。果然見除了麗貞。而外還有一個中年男子。看那神氣之間。頗像是一個小官僚。麗貞便和笛涼介紹說。這人就是他的哥哥。號如奇。如奇和笛涼招呼過了。先說了些套話。便漸漸的談起身世來。說他自己也是民黨中人。此番路過上海。正要到廣東去。幾

時回來不能預定。眼前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妹妹麗貞。年紀很輕。一個女孩子家。孤另另的。獨自住在上海。沒有什麼親戚。可以依傍。幸而早間和他妹妹談起。知道笛涼是個俠腸古道的人。所以想竭誠奉託。求他特別照顧自己。一到廣東。就有信來。便是他妹妹客中的費用。也當然要隨時匯寄。不過萬一有什麼特種原因。關於寄款上發生困難。或是偶爾延遲。還望笛涼格外維持。免得麗貞青黃不接。無從設法。在如奇這種說話似乎有些交淺言深。近於冒昧。可是笛涼在這當兒。却不但不以他爲過分。反而很歡迎似的。對於如奇的請求。竟毫不推辭。一口答應。

從此以後。笛涼和麗貞的踪跡也日見其親密了。除了彼此在演員練習所中上課以外。差不多時時刻刻。兩人都聚在一起。或是看電影。或是逛遊戲場。再不然。就是在麗貞的寓所中談心。似這般一天的過下去。在笛涼正覺得此中別有佳趣。不過有一件事情很足以引起笛涼注意的。就是這時候已是暮秋時節。天氣漸漸兒的涼了。看麗貞身上。却還穿得很是單薄。笛涼暗想。這大約是他哥哥錢沒有寄來。經濟上有些困窘。所以沒錢添製衣裳了。當下也不待麗貞開口。便特地剪了上好的衣料。估量着麗貞的身材大小。教裁縫製成兩套夾衣。送給麗貞。麗貞自是感謝不盡。又隔了幾時。笛涼到

麗貞那裏去。恰看見一個老太婆在那裏手指着麗貞。嘮嘮叨叨數說個不了。麗貞却緊鎖雙眉不發一言。笛涼急忙動問。纔知道這老太婆是二房東。麗貞已經欠了他有三個月房錢了。笛涼拿出身邊的皮夾來一看。可巧這天帶着的鈔票很不少。便問明了數目。代麗貞還清。這老太婆纔沒有話說。拿了錢自去了。笛涼便又着實勸慰了麗貞一番。麗貞這纔轉愁爲喜。從這一回起。笛涼每逢月底。便預備了一筆款項來和麗貞代付房錢。不但房錢便是麗貞的日用火食也都是笛涼隨時資助。又不但日用飲食之需。這時自秋而冬。氣候一天冷似一天。笛涼對於麗貞的衣著問題。真是隨時留心。棉襖咧。皮襖咧。毛絨衫咧。旗袍咧。甚至於床上的被褥咧。幾個月中。竟是不斷的供給着。……總之。這時候的麗貞。所有衣食住三項。完全由笛涼擔負。講到麗貞的那位老兄。是否有錢寄來。簡直不得而知。笛涼也從不問起。

笛涼和麗貞兩人就情誼上論。當然是很密切的了。但有一層。使笛涼不能不懷疑。便是麗貞的身世。直到此時。笛涼還沒有知道。祇曉得他家在杭州。還有個老父而家庭之間。似乎有些特別情形。使麗貞不能不予身外出。麗貞對於笛涼好像無話不談。可是一問起他的家世來。就含糊糊糊的用別的

豁混過去。從不肯直說。有時問侍急了。竟含着一眶眼淚。盈盈欲墮。笛涼因此也就不便尋根究底。在麗貞景况窘迫的時候。笛涼也會幾次對他講。何不寫封家信。回去訴說客中苦况。大概家中人不能置諸不問。麗貞却祇管搖頭道。是他父親對於自己感情很不好。幾乎已是恩斷義絕了。況且經了這次江浙戰事。杭州雖然沒受着什麼兵火。却也免不了風鶴之警。祇怕全家已避難他徙了。就是寫信去也未必能寄得到。笛涼聽他這種說話。雖然覺得理由很不充足。却也祇好聽之。但就自己能力所及。勉強一種維持的義務罷了。……光陰如飛一般快。眨眨眼已是殘冬將盡。快過新年了。客中最多感觸的。便是過年。眼看着別人家骨肉團聚。歡笑宴飲。相形之下。就格外覺得自己的孤寂了。麗貞是個女孩子家。又是很富於情感的。處着這般境地。到了這個時候。真是萬千愁緒都上心來。耳聽得除歲聲中。家家爆竹。差不多把他的眼淚都要引出來了。正在這無可奈何之際。却幸而還有個伍笛涼。時時來陪伴着他。直到除夕晚上。笛涼還在麗貞那裏。特地拿出些錢來。央二房東買了一副紅燭。明晃晃的點着。放在床前。粧檯上。又裝了一只果盒。置備了些酒菜。和麗貞兩人對飲。麗貞便對笛涼說道。今天是什麼日子了。你到這時候還不回家去。吃年夜飯。却在這裏爲我操心。實在使我格外不安。